

已編索引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今日評論

期五第十 卷二第

時評

中立法的修正與美國對時局的態度(山)

發展昆明市(倍)

統一招考新學生問題(超)

歐戰與我國的抗戰外交

暹羅華僑的教育問題

婦女與兒童抑父母與兒童

劊子手

史國編

陳友松

陳佩蘭

祖文

日一月十年八十二國民

類紙新新類一第爲部政國准特政郵華中

時評

中立法的修正與美國對時局的態度

歐戰爆發後，美國的意向大為各方所重視，誠以美國以其豐富的物力人力，實足以決定一個長期戰爭最後勝利的誰屬。在美國政治上，有一個傳統的力量，反對美國參加任何國際的糾紛與組合，以閉關自保的政策為標榜。這就是所謂孤立派，而中立法就是這孤立派所冀望的結晶品。美國對於國際的態度積極到何種程度，要視乎此派消長的情形，而中立法的保留或修正便是這轉變樞紐的第一關。近日修正中立法的建議，甚囂塵上。一方面，羅斯福的政府已經決定于下屆國會中正式提議修改，另一方面，孤立派的領袖也正在多方運動，希圖打消政府的提議。現行中立法最初通過時，政府中人就不贊同。通過後，政府也會想修改。當時歐戰未發，一切諒計都是針對着一個抽象的情形。政府的主張失敗了，今茲美政府的建議可算是舊案重提。然而現在四週的情形與前不同。歐戰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情形而是已成的事實。政府的意見大可以得到較大的同情與幫助。國會討論的結果尚未可知，然中立法全部的取消雖不可必，而相當的修正是可能的。

中立法修正的結果，當然在實質上有助於英法。然而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意義上，藉此以決定美國對今日國際的態度，藉此以改變前此閉關自保的傳統政策。這也就是孤立派與政府派爭執的焦點。

雖然說孤立派是美國政治上一傳統的力量，然而美國政府（至少最近十年的美政府）的對外政策並不與這個傳統意見相合。美政府中人是比較注意實際的政治家。他們處負責的地位，在躊躇遠矚，深知在今日國際局勢之下，美國不能置身於國外糾紛之外。孤立派唯一的目的，是避免捲入漩渦。實則孤立派的主張，絕不能使美國避免戰禍，今日之戰事，無論在遠東或歐洲（

雖然二者似若互不相關），實為民主與侵略兩集團的爭鬪。此次戰事的結局，不但將決定歐亞交戰國的命運，也將決定此後這兩集團勢力的消長。美國是強大的民主國。在道義及情感上，都應協助民主集團抵抗侵略。撇開道義立場而專講利害，如果不幸在這次戰爭中民主集團失敗了，美國果然長治久安而不受任何侵略的脅威嗎？空言的門羅主義果能永保南北美的金甌不缺嗎？這就是美政府派所顧慮者，而為孤立派所忽略者。戰事延長愈久，政府派的看法當愈可證明其不謬。此或尚非其時，然中立法修正之成功與否，正足以視美國是否已開始向正確的路途前進。（山）

發展昆明市

九月二十三日雲南省政府決議：昆明市環城馬路兩旁未建築之耕地，應一律由政府收買，公平給價，先行劃分區域，給製圖案，定價標賣，任聽人民承購建築。又關於南天台（昆明市的東南）墓地改建新村區，省府規定由市府擬具辦法，培植樹木，挖平地面，規定建築，設備交通與飲水供給，然後招標出賣土地，每戶以五畝為限，超過五畝，須經政府特許。這一項的決議對於昆明市發展都有很大的關係。

昆明的人口由戰前的十五萬增加到現在的二十一萬，外來的政府文化教育工商業金融等機關數目雖然沒有統計，而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昆明市的面積比國內多數其他都市的小，舊有的住宅和他種建築不供給這兩年來的需求的增加，新建的建築數目有限。最適當的解決方法當然是擴大市區，向城外廣大的場地發展，繼續把城外附近佔着不少面積的墳墓遷移，把過去人的地改爲對活着人和將來人更有用的用途。還需要把那阻碍交通和市區發展的城牆拆去。便利疏散還是小事，城牆不拆，城內和城外的交通只限於幾個小門，昆明市發展的基本條件可以說還沒得到。拆除城牆在前十幾年的中國

算是創舉，當時各地很有些人，因為思想守舊或怕城內治安發生問題。反對拆牆。但是在拆了城牆之後，城內治安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地方經濟却因之繁榮，建設因之加快，交通因之便利，人人都得到利益。

所以要發展昆明市，一面我們需要儘量在城外建築工業區商業區文化區醫藥區住宅區，一面需要拆去城牆，展開道路，改良路面，多開四通八達的大路，以暢通市內多方的交通（這是昆明市一個最大的需要）。一個市的發展需要計劃的，計劃應該請專家去擬定，現在昆明市真有這種專家。美術、交通、衛生、經濟發展各方面的需要，在計劃時都要做到。現代都市的發展沒有不是如此的。

去年雲南省政府會決議限制人民自由買賣昆明環城馬路兩旁一百公尺以內的土地，十一月四日在第五八五次會議又決議所有昆明市縣區內土地，不論耕地宅地，不經政府許可者，一律暫行不准自由買賣，如實有必需買賣者，須呈由市政府核准，否則不生效力。現在決議環城馬路兩旁土地由政府收買，任聽人民承購建築，兩天台新村區土地亦得由人民購買。購地限制減輕，是可以促進昆明的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在規定對於收買所給的價錢時，需要顧到這些土地目前真正的價值，出售價格當然可以超過收買價格，而超過的數額應該用在該區道路的建築，地面的整理，水管電線的佈設，以及其他應施的改良用途上。至於昆明市縣區內一般土地買賣的限制，過去的經驗，因為呈核的手續比較繁雜，土地投機和大量壟斷的購買固然因之防止，而對於市縣發展的鼓勵，工廠的設立，人民疏散所必需的新區建築等方面，不免有些抵觸之處，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使得發展可以加快，而不違背政府所規定的計劃。（信）

統一招考落第學生問題

本年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考錄取名單業經教育部揭曉，據教育部統計，本年投考學生共二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名，錄取者，除辰谿區藍田分處成績截至九月

二十三日前未寄到外，共五千零八十五人，佔全數應考者百分之二十六。此外，成績與錄取標準相差不過者錄取為先修班學生，共一千零二十五人。統計落第者應在一萬五千九百零三人左右。此中以同等學力應考者聞有五千人之數。這五千人平時當然仍可回到他們原來的中學去，或另入別的中學，問題本甚簡單，但是現在却有一大部分以同等學力應考的學生是來自淪陷區的。他們既已逃脫了順民教育的桎梏，當然沒有再回去的道理，除非甘願作順民的人。他們惟一的正常辦法就是趕快轉入就近一個中學去繼續求學，但是內地的中學，或因考期已過，或因名額已滿，或因高三根本不收轉學生，或因程度過低，未必就能給這批學生一個繼續肄業的機會。未有中學畢業的資格謀事更無希望。除非教育部就各區指定若干中學特為收容這種學生，或為他們另闢它種途徑，這五千青年只有失學乃至墮落的結局。以本年同等學力應考者被取成分之低，以後是否仍值得因少數超額分子而造成同樣的局面，似乎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比這五千學生的情形更加嚴重的還有那一萬名未錄取的中學畢業生。（其中自淪陷區來者當亦不少）發榜的日期晚到這樣，內地的交通又是這樣地不便，她們往那裏去再試考別的大學！少數的也許適合於軍事學校及其它有關抗戰需要之專科學校，如兵工技術，無線電，外國語文班等等，不過它們的容量究竟有限，結果多數的也必至失學，乃至墮落而已。別種救濟方式姑不論，單就繼續求學一方面着眼，我們誠懇地希望當局從速通盤籌劃一下，在可能範圍內，使一般值得繼續受教育的青年，在還非常時期中，不失學，不失望，不丟掉青年人的銳氣。無論是先修班，或補習班，最好是不取「分發」各大學的辦法。多半國立大學本身已有人滿之患，在管理上，在課業上，已自顧不暇，勉強辦來，也絕不會有什麼成績的。與其「分發」給各大學莫如在各區內集中地開辦補習學校，另立系統，直隸於部，這是一個辦戰時教育的機會。（超）

歐戰與我國的抗戰外交

史國綱

歐洲民主國家抱着絕大犧牲的決心，實行反侵略戰爭，使世界和平及秩序的前途，大放光明。這是近十年來國際政治中最好的現象。而艱苦抗戰了兩年多的我國，見到暴力有人抗拒，正義受到維護，更覺得我們以往奮鬥的有價值，有意義，而一定能夠獲得我們所期望的結果。不過在混戰的時期中，交戰國爲促進勝利和保障權益起見，常常在國際間進行種種勾結。假使我國不預先防備，或者不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那末極好的機會，難免有錯過的危險。

這次英法作戰，目的在剷除侵略的惡勢力，和我國抗戰的使命完全相同。但是這兩個戰爭，在現狀之下，事實上好像絲毫沒有聯繫、而這種聯繫，對於我國抗戰的前途，顯然很是有利。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可能範圍以內，表示我們是和歐洲的民主國家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並且使用不損害抗戰實力的方法，來援助她們。這樣，歐洲民主國家決不會因自己的戰事，就不繼續援助我們；而同情于她們的中立國家，見到我國態度更明顯的確立，會覺得援助我國，便等于援助歐洲的民主國會，願意儘量接濟。否則歐洲及侵略戰爭的發生，對於我國的抗戰，不會有任何益處。

歐亞相隔遙遠，要把這兩個反侵略戰爭，在事實上直接發生聯繫，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採用種種的方法，來表明我們的態度，使歐洲民主國家知道我們對於她們的關切。例如當德國侵犯波蘭的時候，我國就應該設法表示我們對於任何的侵略舉動都是反對的，並且是不能容忍的。當英法履行諾言，援助波蘭的時候，我國更應對維護條約和信義，而願意流血的國家，表示敬意，同時希望她們對於國際間一切的侵略行爲，採取同一的步驟，至少不改變以往她們在國際聯盟裏和對我國所表示的援助被侵略國的一貫政策。

關於援助歐洲民主國家的方法，也很輕而易舉。我們一定記得，在上次歐洲大戰裏，「華工」曾經建樹特殊的功績。現存國內正進行抗戰，要遣派大批勞工到歐洲去，事實上很難辦到。不過我國在海外有千百萬的僑胞，而在亞洲英法領土以內的，爲數尤多。我們固然希望熱愛祖國的僑胞，能夠回國服務，增加抗戰力量；但是因種種牽制而不能回來的，非常之多。因此我國不妨讓他們就地對反侵略的義舉盡職。凡是不願意離開英法在歐洲的領土的，可以加入當地的義勇軍，鞏固各該地的防禦力量，使敵國不敢冒險南侵。對於在歐洲和願意到歐洲去的，可以鼓勵他們直接參加反侵略的戰事工作。他們爲歐洲民主國家工作，便是間接向祖國服務；因爲歐洲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和我國抗戰前途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我國這樣提倡，不但可以報答以往英法援助我國抗戰的盛情，並且還能夠增進她們對於我國的好感，對我國的抗戰也會表示更深的關切。這樣，我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事實，就更加明顯了。

或者有人懷疑，以爲歐洲民主國家在作戰時期裏，無暇他顧，因此上面的舉動不啻是勞而無功。但是懷疑的人們決不能否認，我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站上同一戰線之後，至少她們不會在遠東和我們的敵人妥協；並且我們知道在上次歐戰中，英法幫助的國家很多，這次決不會沒有餘力。祇要使她們感覺到這是值得做的，她們便願意進行了。現在我國不但表示同情和敬意，還在可能範圍以內，促使她們獲得勝利和保障在遠東的權益，這樣還不值得嗎？

並且我國表示和歐洲民主國家站在同一戰線上不僅僅是希望她們繼續援助我國的抗戰，還有重大的目的在裏面。這次的歐戰，依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大約不會很長。主要的理由是：（一）希特勒以爲波蘭不會抵抗，不信

英法會履行諾言，想再來一個不勞而獲。詎料波蘭決心抵抗了，張伯倫的最後通牒也來了，弄得希特勒欲退不能，弄假成真，釀成浩劫。當戰事發生的前幾天，斯大林和墨沙里尼有種種的表示，相信和平是不致於破裂的。那時候，這兩個人和希特勒在外交上都有密切的聯絡，假使後者有作戰的決心，他們是應該知道的。結果德國的同盟國——意大利，借著很空泛的理由，宣佈中立。即使德國的陸空軍有她所宣傳的實力，也難單獨對抗歐洲的民主國家。(二)民主國對德的封鎖，雖然不能像上次那樣嚴密，但是德國國內的經濟情形，以及作戰的經濟準備，都遠遜于「第二帝國」。(三)全國一致是對外作戰勝利的重要因素，而在侵略戰爭之下，團結是不可能的。德國獨立社會黨的通電，或許可證明了這點。(四)德國陸軍中有反希特勒的份子，國內有對國社黨敢怒不敢言的民衆；加以新得到的疆土，納粹德國不但不利用他的人力，還要派軍隊鎮壓。這些都不利于對外作戰。由于上述的幾個原因，可見德國危機四伏，國社黨的壽命是不會很長的。

假使歐戰的範圍不擴大（依現狀看來，擴大的可能性並不大），那末國社黨下台之後，戰事便可以結束了。繼着當然有一個和平會議。在這個會議裏，所討論的決不限于和這次戰爭直接有關係的問題；凡是與世界和平及秩序有關的，都要在討論之列。因此，參加會議的也不限于交戰國，其他國家一定要被邀出席。如若那時我國的抗戰還沒有達到最後目的，恐怕東亞戰事的解決方案，要被列入議程之內。時勢所趨，我國無法異議，敵國也沒有拒絕的能力。這樣說來，我國趁早和歐洲民主國家取得密切的聯絡，豈不是很緊要的？在巴黎和平會議裏，雖然我國在事實上對於那次的戰勝國家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因為事前在外交上不積極利用機會，曾經吃了一次大虧。這次我們決不可再蹈覆轍。

關於目前的抗戰外交，還有一件必須注意的事，就是在這個重要的時期裏，我國軍事不能再是被動，却應該是自動的；不該是消極的，却應該是積極的。上次歐戰中，英法爲了保護遠東的權益，曾經和日寇訂立密約。因

此這次歐戰發生之後，國內有同樣的疑慮。最近駐英郭大使訪問外相哈里法克斯，據說是探詢英政府的態度，藉以消除這種疑慮。不過我國的外交活動，總括說來，應該更進一步。決不能滿意于消極的預防，應當積極的破壞這類事件實現的可能。因爲在戰爭時期內，外交方面的活動是非常秘密的，消極的方法不能防止一切。如若使歐洲民主國家明白我國是和她們站在同一戰線上，並且承認我國抗戰的成功，和她們有密切的關係，她們就決不會做出我們所不希望她們的事情。事在人爲，聽天由命是無濟于事的。

當郭大使訪問英外相的時候，哈里法克斯說：「歐洲之局勢，雖隱息萬變，但英國對於遠東之政策，絕不更變。中英兩國利益相同，且同在抵抗侵略之認識下奮鬥；英國認爲係獨立繁榮及友好之中國利益所必需，亦且爲世界和平所必需」。這幾句話好像是我們說的；並且使我們知道和歐洲民主國家發生密切的聯繫，儘有可能。

至于我國對美對蘇的外交，應該更積極，這是人人所共曉的。否則我們的抗戰建國都要因歐戰而受到重大的影響。同時對於敵國，決不能因爲她的眼前外交的孤立，就認爲她沒有活動的餘地。我們應把她可走的路完全堵塞住，使她絕對不能乘機取巧。

抗戰發生之後，我國爲了尋求與國和取得軍火來源起見，曾經忍氣吞聲，對德維持友誼。這種顧慮業已消失了。德國的軍火沒有再來的可能，而那種武力侵略的舉動，我們更不該容忍。因此現在我國和歐洲民主國家聯合，實在有百利而無一弊。再反過來說，縱使歐洲民主國家失敗了，我國抗戰的目的也很難順利實現，既然這樣，爲什麼不把我國的命運和他們的命運連在一起呢？

總之，自抗戰以來，外交本佔着重要的地位，而自歐戰發生後，它的更要性更形顯著。若運用得法，可以使我國不必祇在戰場上獲得勝利，就能夠完成抗戰的目的。希望全國上下，注意這個問題，勿錯過時機。（九月十九日 滄江）

暹羅華僑的教育問題

陳友松

在抗戰的開始，有一個中國的友好，美國教育家梅戈登博士（Gordon Delano）說過：「在危急時，一個人可以同時做兩件事，中國亦然。她一方面要抗戰建國，一方面還要組織訓練全世界的華僑，使成爲一個堅固的海外陣線，這是中國所必須要做的雙重大事之一！」我們如果真誠佩服他的卓見與忠告，應當毫無疑義的把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加上勵行華僑教育的普及與改進一條。兩年以來，全世界一千萬僑胞，對抗戰的貢獻，無論在財力與人力方面，都有可泣可歌的記載，他們遠託異域，寄人籬下，備受凌辱，猶能戀戀不忘故土，實是我民族文化之優美所致，故僑胞華僑文化與教育，實爲當地政府最毒辣的手段，潛種趨勢，近幾年來日益顯著，尤以在暹羅爲甚。暹羅華僑教育問題，是組織全世界華僑問題的一環，是很特殊，很嚴重，很促進的一個問題。中央固應有一個通盤計劃，先從這個問題下手，以樹立組織全世界華僑的楷模，然而教育界人士，亦應詳加研究，予以技術上的援助。

暹羅或泰國，與我國本爲輔車相依，所謂唇亡則齒寒者是也，我僑胞三百萬人，拓殖於斯，一向與泰族和平相處，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貢獻，不可謂不大。理應攜手圖存，憂患與共，不料自七世皇退位，所謂民黨攝政以後，對我僑胞，竟由猜疑而變爲反噬。自一九三二年起，其親英法政策，一變而親日政策，爲東方法西斯者所催眠，我們不禁太息其昧於世界大勢，爲亞洲各民族之解放，爲一千四百萬泰族的前途，捏一把冷汗。最近更變本加厲，完全聽虎狼的愚弄，嫉視我抗戰的成績，轉嫁於僑胞身上，至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拘捕驅逐，沒收強佔，惟其所欲。其驚心怵目之悲慘境地，國內輿論聞之，未有不髮指皆裂者。這一二月內，僑胞之被迫返國者，絡繹不絕，擁有鉅資者，多相率回祖國，尋求出路。青年學子，因失學而抵滬求學者，不下二三百人。他們在昆明市上，昆僑道中的奔走呼號，是凡屬愛國者，

孫履應熱烈同情而援助的。第一着在爲他們謀一息肩之所，加緊生業救濟。聞中央及雲南省當局，已有具體計劃，歡迎他們回來開發開闢邊遠與軍里一帶，並投資各種實業。這是可喜的事！然而眼光要放遠大些，爲五十年一百年後計，從根本做起，必須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查暹羅華僑教育，已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最初僅有私塾，由富商自辦。至光緒末年始成立正式學校制度。其後大同（已停辦）南美，中華，培元，進德，明德等校，相繼成立。民元以後，逐漸發達，女學尤盛，如振坤，潮洲，維德，坤德，存真爲女校之皎皎者。民十四十五年甲登適應新思潮，會大加改革，又創辦黃魂，（即張蘇鈞先生所長之中學）新民，協益，新潮，三民，華僑，孫夕等新校。極一時之盛。據一九三四，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統計，暹羅華僑學校，總數爲六十七所，其中女學佔全體校數百分之十五，小學佔全體校數百分之九十五。學生總數共約計一〇三七四人，其中女生約二〇七五人。然據吳體仁先生近著南洋各屬之教育制度云，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中，華校被迫停頓者約八十餘校，可知當在二百所左右，學生當在二萬左右，一九二八年以後，暹政府開始嚴格取締華僑學校，橫加催殘，其毒狠手段如下：

· 封閉 據去歲田雨君報告云：目前暹僑教育是在死亡線上掙扎着，許多有成績的學校，都被無理的查封了。八年以前創辦的有名的光華學校，雖會訓練出數百個忠實而英勇的救亡幹部。現在大部份華校師資，以及一般文化團體的領導人，都是以前光華的同學，或是受了他的影響而培養出來的……竟被當地政府封閉。華校前被封者已不下六七十所，所餘下的已是寥寥無幾了。本年恐怕已完全烏有了。現在有黃魂中華新民三個中學的校長在昆明作證，如果不被封閉的話，他們是決不會來的。

二 強迫遷徙 暹教育部的強迫教育法令，強迫華僑學習暹文，忽視華

文，其五年之小學課程，合計國文及用國文所授之科目，一、二、三年級每週達二十二小時半，而國文則僅五小時半，四、五年級國文科目達十六小時半，而國文則十一小時半。一切課程，須經教育部審查，並規定僑生，不能有革命之行動與言論。

三、摧殘華化師資 僑校校長須由暹教育部委任，聘請暹教師擔任，華教師必須懂暹文，自祖國去者，須經考試一次，暹文不及格者不得任教師。暹須領得祖國有名初中畢業證書，無形中宣告華校師範班及初中畢業證書爲無效。結果是有對人教，或徒徒存編殼，沒有祖國文化精神，因此被迫而停頓，與封閉無異。

四、釜底抽薪 暹政府統制華僑商業，致使僑商商人劫奪種種優先權，僑胞商業，因此一落千丈，流於破產，以前華校之維持，全靠商人之一義捐，現在成了心餘力絀，結果許多學校雖幸而不被封閉，亦因經費困難無法支撐下去，亦與封閉無異。這還是一二年前的事情，所說教師們每月領得六七元的薪水，唱出一吃半肚飯去教書一的口號。現在呢？恐怕連吃半肚皮飯或教幾小時的費的自由，恐怕也被亞細亞的納粹徒孫所剝削了！

很顯然的，泰國國策一日不變，僑胞的學校便一日無起死回生之望。我們不能讓這二萬餘小學生和千餘中學生失學，必須在祖國以內替他們想法子，然而問題特殊。分析來看，有行政組織的問題，包括人事與合作方式問題，有設置範圍問題，有教育內容問題，有教育經費問題，有設置地點問題，有師資問題。須立時解決。這些問題，解決，要看計劃是永久的抑是臨時的。最好先分兩個步驟，第一步驟爲臨時計劃，第二步驟爲永久的根本計劃。首先要解決的是臨時的救濟。已返國或在途中將返國的中國學生。至於永計久計，這得相當時期籌備。國際的局勢，變化莫測，泰國目前的政權，因着反對黨的活躍，不一定是能永久的，而且日本帝國主義，泰國的靠山，已是日暮途窮，因此這編殼的前途，未必不轉變到好的方向，還是我們要考慮而

一 行政組織問題

教育部一向注意華僑教育，雖辦有暨南大學，暨大校長莫及，除非在西南另辦分校，則暹羅華僑教育的行政系統，最合理的這是由僑務委員會僑民教育處負責主管之責。教育部仍居監督輔導與補助地位，僑務委員會之兩年行政計劃內，對於教育有整個計劃。內包括開辦華僑中學。該會駐暹辦事處云，將在暹設立僑務局，關於教育行政機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曾有議決，確定設立僑民教育專員制度。則是暹僑回國之教育設施，應在僑務局內之專員及視導員管理督導之。在未設專員以前，則由駐暹辦事處發動之。雲南省教育廳與西南聯大應在行政、人力及學術上分別盡予合作。暹羅僅有一個中學，悉遭封閉，三校校長及學生二三百人已先後來滇，宜以此三校爲主體，聯合辦理，其組織經費及人事方面，可仿照西南聯大辦法。成立常務委員會，在籌備期內，須有一籌備委員會，以駐滇辦事處特派員爲當然主席。三校校長爲當然委員。另聘若干僑界領袖，及在滇教育專家組織之。聯中成立時，須分別聘請校董會及設計委員會各委員。三校原有經費及新籌經費，則由校董會負責主管之責。聯中須向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二處同時立案。聯中將爲華僑其他各種學校與社教事業之中心。其籌備永久計劃，須由將設之教育專員設計並執行之。

二、設置範圍問題 須先根據事實環境，即暹羅與返滇華僑社會之目前與將來的需要，與華僑學生身心需要及興趣與理想，釐定目標。然後決定學校設立之種類及其方式。此點宜由專員會同設計委員會詳細規定。

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建議：

- (一) 訓練師資編訂僑校教科書。
 - (二) 設立模範僑民中小學校，以爲改進僑民學校之預備。
 - (三) 推行僑民社會教育，以期普遍於僑民。
- 這裏已經明示一種範圍，首先宜在中學設立附小，以後逐漸增設小學。事實上在暹之小學，已有百分之九十被封閉，小學生必須返國受教育。此外如開設報館，及成人學校，舉辦抗戰時期各種特殊訓練班，也是應在計劃之

中的。

三、教育內容問題 小學雖屬普通教育，然而教材應有特殊化的補充，至於聯中的課程，必須有專門的分析，詳加規定。少數可造之青年，宜重升學目標。大多數之中學生訓練即必須職業化。此點又分兩種，一種是爲畢業後仍返還服務的。應注重僑胞原有的生產事業，主要的是商科工科。一種是留在墾殖區服務的，應注重農村建設，包括農業，手工業，及華僑投資各種新興工業所必須的中級幹部人才之訓練。因此聯中的課程，是多變的。大部份的教科書須重新編著。

四、教育經費問題 經費是絕對無問題的，教育部對華僑教育一向有補助，每年有二三十萬。二十三年度曾設有僑民教育師資訓練班一筆經費。其補助暹羅華僑教育之經費，最近二年未發，尙存有三萬元，作爲聯中之開辦費。三校原有經費合計至少有暹幣十萬，（約爲國幣六十萬）此後暹羅富商當源源接濟，故經費決不會成問題。

五、設置地點問題 目前宜擇昆明市外郊區爲地點，廳長已指定三處，且願擴充省立學校校舍。似已不成問題。若開蒙墾殖區，與車里墾殖區，

婦女與兒童抑父母與兒童！

在「今日評論」第一卷十四期讀到潘光旦先生「婦女與兒童」一篇偉論，同時又翻到第廿一期羅教女士的「知識界婦女的自白」，拜讀之下，還覺有不能已於言者。

潘先生以專家的卓見，鑑於近代婦女對於生，養，教機轉的脫節，他養他教的危險，引爲民族前途的障礙，國運文化的隱憂，所以主張婦女應回到家庭，肩負神聖的天職，負起教養的全責，用意固善，所惜是站在男性立場，措詞不特微有隔靴搔癢之弊。

張女士以女性切身的經驗，係患畸形病態的症候，實緣男權高壓的可畏

能早日具體化，則宜遷至墾殖區內。同時設立新村，招徠被迫必須返國之僑胞，然後實行擴大教育事業。

六、師資問題 三校原有師資須重新檢定，檢定資格，除採用部頒標準外，尙須根據聯中特殊課程之需要而定去留。留用之教職員，須由設計委員會，會同三校校長共同釐定一留用準則。以功績制度及人才主義爲前提。以免紛爭。其不合格或不能留用而必須返國者，則舉辦師資訓練班以培植之。最好與聯大師範學院或教育廳之講習合作辦理，或資助其分別入各大學繼續求學。一二年後，再返服務。還有一部份師資，須在國內聘請者，亦應以需要爲前提。至於小學教師之訓練可由聯中負責，亦可仿中學教師訓練辦法辦理之。其經費可向教育部請求補助，在職教師之輔導與進修，則由教育專員與視導員共同負責。

現在籌備委員會已經成立了。我希望聯中早日成立。並希望在這三百萬僑胞一致愛護。爰抒芻蕘，敬祝聯中成爲第一個模範僑民學校，負起完成「堅固的海外陣線」之大任。僑胞幸甚！祖國幸甚！

陳佩蘭

，男子二三其德之可傷，不平則鳴，久歷思伸，加以社會的機構，教育的制度，在在可以造成矯枉過正的病因，殊爲中肯之言；但對於整個問題的核心尙未完全抓住，所以對於女子應回到家庭，或走到社會，抑或兩者仍復若隱若現而不致有所建議。

我以為現在不是論男權或女權，而是研究什麼是人權，更不是爭執着男治外女治內或是女治外男治內，而是推進男女均治的原則。對兒童而言，何必假設婦女與兒童或是男子與兒童，實際上還是父母與兒童。

先說個人權吧！兩性除了生理機構微有不同外，是同具着「人」的品格

「人」的慾望，「人」的才智和「人」的壯志。他或她都要過着具有「人」的意義的生活。數千年來婦女所受的特遇，所過的生活是怎麼樣呢？所以在解放的途中，女性所應達到目的，乃是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裏來爭取做人應有的權利。設使這一點不能達到，在家庭不過是仰人鼻息的寄生蟲，即走到社會，不特無用武之地，恐怕也只博取個「花瓶」的頭銜。自輕者人輕之，女性應有切實憤憤和奮發，而輕人者人亦恆輕之，男子似亦不應加以忽視。互相尊重人格，是健全社會的要素。

再看「男治外女治內」本來是個很好分工合作的原則。為什麼會引起糾紛呢？難道都是女子的無理取鬧，或是不能安分守己麼？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兩種動機，一由內發，一由外來，所謂內發者實緣男子向外發展的結果。男子擁有經濟全權，覺得唯我獨尊，他實際上離不開家庭而又看不起家事，需要妻子而又不願開發其才智，循使家庭變為傳舍，而妻子成爲附屬品及傳種機器。至於坐鎮家國的婦女所受的教育不是發展自己，而是以男子爲主體的教育，所幹的工作是以被動式，盲從式，和發達式的工作，對於家務既乏相當的研究，益感淺薄卑陋的可笑，對於外事，理亂不知，噩夢不聞，且夕只說兩丈夫升官發財，自己便可以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個性弱的安之若素，個性強的一且受了社會新思潮的刺激，便有解放的反動。一個箱中鳥突破樊籠，振翅高飛，對於自己從前的井底天不竟失笑。經濟能獨立的，視家務爲畏途；但才識淺的，經不起社會惡思潮的動盪，而放蕩形骸了。一般人士竟不察病因反有婦女回到家庭的論調，「家庭即社會」，「賢妻良母的職務比之總統外交官更有價值」，等等好名詞來哄騙女子回去「回到家庭」與走到社會，幾成了兩派的口號，互不相容，流弊所及，無形中引起社會的不齊。作者歷年在美研究家庭教育，經驗所及，略知歐西人士正在極力補救矯枉過正的錯誤。對於家庭不是誰都不管，而是誰都來管，使家庭和社會發生聯繫，來推動「男女均治」原則。所謂「男女均治」，實足以改變因襲的觀念。女子何嘗不可以爲外助，男子更何避而爲內助。合乎人道的觀念，踐乎

人道的行動，肩着人世的責任。幹着人羣的工作，只憑才智，皆極爲主體，原無性別之可分，既不必強同，亦何須立異。鴻溝不劃，發展之機會更多，觀念一變，合作之成效尤著。所以前進的女子，有理智的女子，應先煥發獨立的個性，建樹獨立的人格，充實獨立的能力，不要避免進家庭去做個現代化的賢妻良母，同時對社會事業，應不失爲一個有用生利的人才。在男子方面，務須切實自省，改革一切劣道德，對於家事教育應加相當的研究和積極的提倡。

在婦女社會事業和家務所最感到衝突的，厥爲兒童的教養問題。設使男子對於上述根本觀念，能有深切的認識，那對於兒童問題可以解決過半了。我現在就把潘先生所提出生，養，教三字來說明，到底是婦女與兒童呢？抑係父母與兒童呢？換句話說，婦女對於兒童是否有負全責的可能。

「生」潘先生說「在這一點上要講男女平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產公一制度，或是體外生殖。」女子要是從這一點上來爭平權，根本是個不合理的事，男子要是根據這點來剝奪女子的自由，簡直是缺少理性的人格。生育是婦女在結婚以後難於避免的痛苦，絕不是男子所可代勞的。但是何以有「生」；「爲什麼生」；怎樣可以減輕「生」的精神物質的痛苦？負有生育一半責任的男子，似乎不能置之不問。最近在全美「父母教育」聯合會中，嚴重提出父親對「生」一方面所應負的責任：

一、在先天遺傳上，要經過醫生檢查是否有惡性暗疾。據統計調查報告，嬰兒所得梅毒等等惡毒傳百分之八十是受父親所賜的。這一點男子應該特別注意和自省。

二、在懷孕的期間，父親應負有調護的責任，在行動上要盡量避免給予妻子精神上的痛苦，因而損壞胎兒的健全。

三、在生育的期間——父親應在可能範圍內，在產婦身旁不特可以慰母親的阻，而予以精神上的慰安，同時可以深切認識生產的痛苦而了解自身的責任，就不應毫無同情地來高談着「百子千孫」的論調，而祇發奮育爲悖理。

。在科學發明上，也應積極研究可以減輕產婦痛苦的方法，促進婦女的解放。

「養」，哺乳的功能，母親應是不能放棄；但是父親所給予精神上的慰安和物質上的調護，對於乳汁分泌的優劣很有密切的關係。自養固然是好的，但是在種種特殊情形之下，他養要是得當，也不是絕對不宜的。整天不務正業，同時又把哺乳的功能駭之無知乳媪的一般自命為摩登少婦，自應加以糾正，但是環境的驅使，懶惰的鼓勵，丈夫亦何能盡辭其咎呢？至於一般知識界婦女，設使她知道如何分配哺乳時間和營養，同時她們有參加社會活動的體力才智，理想的丈夫應予以襄助和鼓勵，不應加以自私的制止。美國兒科領袖谷因伯博士(Dr. Winchell)常告人說，她的丈夫的合作，使她對家庭與社會，均能無煩厥職。這很可以供參考的。代乳的研究，是營養學一種大貢獻，就算是解放婦女的恩物，似乎不足以加以苛責的。所謂「人乳人吃，牛乳牛吃」，那末牛乳是當代婦孺男女老幼的摩登營養品，似此大有舉國皆牛的趋势，不亦哀哉！

「教」，教者效也，導也。教就是學習的意思，因為人類的可塑性，實以兒童期為最大；所以學習成爲兒教最主要動作的反應。導是導引，嬰孩墜地，像一塊潔白無瑕的玉，生在滿佈着足以使這塊白璧染色的多種外力的四圍之中，設使沒有正確的導引就很危險了。

家庭是兒童第一個學習最有效的環境。導引之責，父母要站在同一的陣線，纔能收健全的果實。一兒童需要雙親是全美兒教最近的結論。女詩人邁蕪絲吐逸(Overstreet)說過：「家庭是一對男女總不同的先天特賦，和後天的學習，按着同一的目標，和同一愛護，推動的精神下所創造出來完美融和的環境；兒童是接受雙親同一的賦與和一致導引行動下的健全產物。」

所以教的責任完全委之於父親或母親，都難免有偏頗之弊。父教母教，每教父教，兒童將莫知適從。何況過去中國的父母的教兒童，根本就沒有注意教育上方法，更沒有顧到實施所收的效果。所用的成法就是把兒童看作具體而微的小成人，硬把他們套上自己的模型，自己是這樣，兒童也要這樣。所用的方法就是「棒打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教材呢？抽象的教讀，並不是取之於兒童生活的周圍。我們常常聽到人說，外國兒童是伶俐活潑的，中國的兒童是滯鈍無生氣的。究竟何會天生就這樣。試想兒童本是好動的，父母偏叫他靜，兒童本是快樂的，父母偏要打之使哭；兒童對於抽象事物本來沒有興趣，父母又偏叫他讀。總之，兒童之所好，父母之所惡，兒童在父嚴母慈，或父母嚴令督責之下，也只好屈服了他活潑潑的本性，做一個具體而微的遵學君子了，這是誰之過？以着父母對於教育方法的不積極研究，和所採用行動之不一致，結果呢？大多數父母對於兒童教育上的努力沒有收到相當的效果，甚至變爲徒勞。美國各大學正在着重推廣家政學爲男女的必修科，而「父母教育」(Parent Education)尤在着着進行，不是無因的。

在我國，「父母教育」尙未普及，他教的機關如托兒所等出而輔導家庭教育之不及，這是未可厚非的；至於兒教機關不完善之處，這更限於篇幅，又當另論。

兒童是兩性的產物，是民族的哲嗣，是文化的創造者，是繼承前線的鬥士。對於兒童生，養，教，不但是向兒童負責，還要向國家負責。這是具有父母資格的人所應認清的現代家庭教育的意義，更不是此推彼讓，或是互相辯難，而是積極提攜，在合作途徑中邁進，在健康，體育，善教的方法上努力。際茲抗戰建國的當兒，不要忘了共同創造新的後代——兒童。

劊子手

祖文

「黃旗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

一隊穿草綠色軍衣的，唱着黃旗歌，肩上搭着直挺挺的步槍，槍口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夕陽的灰光裏移動着。

這就是一「戰區保安隊」；也就是經過敵人改編後叫做「警防隊」的。

「壯兒，壯兒，」隊長吹着哨子，燦正着「弟兄們」的腿；一面用手掌，按着「東洋刀」顯出十分神氣的樣子。

街上的人，聽到這歌聲，噤聲，不用回頭看，就趕快讓出一條路來；小孩子跑到媽媽跟前，把臉貼在媽媽的屁股上。——這真不是好惹的傢伙！——難道還能吃人嗎？——小聲說：別找麻煩，……

前！來天，就！那天晚上，我們村子——在城鎮裏他們還假裝規矩，——就叫他們擾亂了個七亂八糟。村長先生挨了十多個嘴巴，攔得直冒火星，至今提起他們還是骨節抽筋；被他們「架」去那個孩子，吓得一場大病，到今天還沒退燒。……一進村口，他們就吆喝着：「你們村裏一定藏着便衣隊哪！沒別的，搜搜再說，……」都穿着「戰區隊」的制服，帶着手槍，先來個「下馬威」，指頭一勾，乒乓！乒乓！……人們，有爬到「缸裏去的，有蹲在炕沿底下的，有跑到高高梁棵裏去的，……」老村副嚇得抖，跌一交，頭上出個大紫包，……細點心吃飽咧，好茶水喝透咧，金鑰子要去三四付，盒子裏詐出兩隻「大綠票」（偽鈔）五百元，「中」交票「八百元，……」漫罵着，咧笑着，大搖大擺，滿不在乎，……後來，幾個人集合在一起，走了。……

告狀去嗎？——呸，跟哪個去告呀！

鄉下住不得了。

現在，這靜悄悄的晚上，我在城裏的一條大街上（溜達）着。

「黃旗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張着嘴，魚食似的，莫名其妙地，唱着，……步槍，刺刀，皮帶，……零亂的步子。

「這一大堆王八蛋！」等他們從我身旁走過去，我就在心裏解恨地罵了一句！

四外鄉村，正在表演着掠奪，飢餓，哭泣，死，逃，……這個城鎮，因為駐紮着百多個鬼子兵，和三四百「戰區隊」，完全是太平氣象。飯館裏的大鐵勺叮叮地敲在熱油的鍋邊上；人們笑着，互相推讓，走進酒樓；人們出來，用手帕扶着油嘴，點頭，哈腰，散了。幾個胸前戴着「冀東政府」的徽章的，邁着高傲的腳步，隔着銀鏡，黑眼珠一溜一溜的，羨慕着，垂涎着。時髦女人的髮浪，髻波，……冷不防，對面蹣跚地走來兩個鬼子兵，醉薰薰地，狂笑着。這幾位「政府」的什麼，才吃了一驚，趕快躲開。刺眼的什麼「料理」的木招牌，平貼在這家商店的門旁；玲瓏小巧的玩具，香皂盒，牙刷，香水，……整齊地擺在那家商店的大玻璃窗內，吸引着一些口袋充實的顧客。東洋藥房的門前，扔着腳踏鞋的日本片假名，在電燈和弧光下，對着一羣蠢動着的人們冷笑。……無線電放送出粗獷的、顫動人心的「聯歡」，「京戲」，「大鼓」，……

我雜亂地想着。

忽然，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回過頭來。

「老楊就是你呀！好久沒見了」。

他先不答話，只笑着，用他的大手掌和我握手，誠懇而且熱烈。

「你的手很暖和呀！」他大聲說。

「你的手有點涼呢？」我微笑着回答。

「到我家裏坐一會吧。老同學，幾年沒見……是不是？」

他拉我到他家裏。

這是一個很狹窄的院子。簷下堆着劈柴，煤末；外窗台擺着破鞋，瓷罐，空的紙烟盒，……屋裏只有一張木桌，兩三把矮椅。破了很多窟窿的頂棚，……老鼠的家。一股濕潮的土腥氣撲鼻。……櫃蓋掀開着，花包袱，舊氈帽，花絲葛的夾衣服，……都零亂地扔在櫃外，許是找出來買備理一下，却還沒有。

「老楊，還是跟着趙大隊長幹事嗎？——聽說你弄得很「紅」。——」
「別說咧！——他正用着把着茶壺，給我倒水；一高聲說話，就忘了手裏的事情，一下子，茶水滿出來，流了一炕席。……他繼續說：「別說咧！我早叫人家「刷」咧。——誰差差兒要下去，你說「紅」不「紅」？……媽的，真是玩命的事！」

「怎的呀？」
「因爲——你喝茶呀！——不嗎？那我替你喝了吧。咕咚，咕咚，幾下，他把兩盞茶都喝乾了；然後，拉着長氣兒，哈——表示茶喝得相當滿足的意思。——因爲——，因爲我差人出了岔兒！」

「槍子兒錯走了路線麼？」
「不是！……錯走了路線，哼，不是跟哥兒們你吹牛，你只管問，老楊打槍，要哪兒就得哪兒。——準保不會錯！」

「那麼，到底爲什麼？」
「聽我從頭到尾告訴你吧：——我向來有事不會掖着蓋着！——聽吧，別打岔！……抄近說吧：——哦，有一天，捉住一個便衣隊，——依我看，像是一對老老實實的莊稼人。——他們硬說是共產黨層來的便衣隊；誰知道是媽的什麼！反正送到趙大隊長這兒來咧。趙大隊長那天早上去見日本仔，不知道去商量什麼，吃晌午飯才坐汽車回來，進門就沒好氣，先罵了門崗一頓：「你們這混蛋樣子，鬆鬆懈懈，東進西望，像媽的屎窩裏的耗子，哪兒是兵！……」聽見馬夫，也真覺得慚愧：「馬夫的動作非快不可！不然，

馬揮斷繩，扔開馬兒跑了，你牠媽的哪兒追得上？……看你這個傻勁兒，不是王八投生的才怪！……喂，你臉色不好看，又青又瘦！抽「白麵兒」吧！——聰明兒非叫你滾蛋不可！……」

「他一定是受了日本仔的氣，這才碰見誰跟誰發洩！——哈。我們敲老百姓，大隊長敲我們這些小官，兵宰子；日本仔又敲大隊長。……就是這麼一回事，對不對？……那個便衣隊，活該倒霉，正趕上大隊長氣頂着腦瓜門兒。……把這傢伙押解到咧，你說怎麼樣？大隊長一聽便衣隊就火兒咧，眼眉一扯，眼珠一瞪：「這些雜種到處胡鬧，惹的日本人找我出氣！……拉下去！——斃！」……這麼着，我就有了差事咧。斃就斃吧。當兵還有自由麼？……七赤克又——幾十個弟兄裝好子彈，上好刺刀，登登登：跳上汽車，把那個倒蛋轉圈圍起來。……這年頭，什麼都講快，沒有汽車的時候，不都是把犯人捆在大車上，（像趕集賣小豬似地），用牲口拉着走嗎？那够多慢！從營盤到法場，走老半天，半路上犯人還要酒要肉。——人都該死咧，還鬧個什麼勁兒？酒肉嚥下去，也等不了牠消化，飯粒，肉塊就和腸子，肚子一樣咧：慢慢爛了，臭了，叫綠豆蠅餐，叫蛆搶，……如今，真叫快！——汽車的四面八方站滿了護送兵，犯人在車中一坐，——十個有九個辦成一塊棉花，那麼一躺；更不用講叫他們直板板地，像一個人似地，立着。……只要汽車輪子一轉，把犯人捆在車板上，顛一顛，顛兩頭，……得。到地方咧。兩個弟兄把犯人擡下去，往往是抱下去，或者抬下去；犯人失了知覺，不會邁步咧。擡他老遠，抱他老遠，——碎！你還沒看見冒烟，人早就倒咧。真叫快！如今，什麼都講快！……這一次，跟往常一樣，把那個便衣隊倒綁二臂，放在車板當中，——他有四十來歲，胳膊頭兒倒不細，就是腿子太小！——請他上汽車，他立刻暈過去，臉變得燒紙一般黃。「好不耍臉的便衣隊！這倒沒骨頭！」一個弟兄笑着說，踢了那傢伙一脚。……」

「你差人又怎麼出了岔兒呢？」我打斷他的話：我覺得他的話是越說越遠了。

「別忙等我告訴你呀！——許是成了習慣啊！每逢驚人，我總得喝點酒，……那倒像蛋兒那天，我和幾個弟兄們在一塊兒喝起來啊。……「精拳，唱，……：「喝多咧！醉倒不致於醉，只是腦瓜子有點模糊，恍惚游游的，所以，等到驚人的時候，——「碎！……：冒烟！……：那傢伙栽倒咧。……：可是，啊！腦袋，脖子送成灰，骨渣子也不知灑到哪兒去咧。……：倒在地上的，只留下一根彎木棒似的東西。——你說，怎麼樣，糟咧！……：我酒喝得心裏有點不大清楚，錯用了一個「炸子兒」！——那玩意兒是見血就炸！結果，就把那傢伙的腦蓋子給炸得沒影兒咧，脖子也飛咧！……：我吓得一怔？這才想起趙大隊長吩咐的話來，「給他留個全屍！——聽見了沒有？」——「是聽見了。」——「兵！一個立正！——聽見個屍！聽見了，又忘了，這可不是聽見個屍麼？……：其實，大隊長才不管你「全屍」不「全屍」的勾當！……：那便衣隊的老婆，有一個哥哥，在大隊部裏當小差，湊了五百塊錢，託區隊長運動中隊長（自然打個小折扣），中隊長再運動大隊長（也打個小折扣）；末後，大隊長答應賞他個「全屍」！——「哈！我這一粒炸子兒，把他們大夥兒的腦子，都給炸咧。這……：不過這麼一說，實在，那時候，我起心讓兒真害怕！大隊長的脾氣，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只要他一拍桌子，我的小命兒就該見關老六咧。這次的人情，他既然答應下來，當然就得給花錢運動的主兒一個信用；不然，以後誰還花錢給他受用？……：我也知道有些不妙，左思右想，……：得。也來托個人情吧？要不然誰知道我可能得個「全屍」不！——「哈！就是這麼回事兒！——末了，總算沒死，我就滾了蛋，滾到家裏抱孩子來咧。……：哥兒們，你說倒像不倒像？……：」

「弄家花錢買「全屍」的，就算給大隊長白進貢咧！

他拿拳頭用力敲一下桌子：——

「我這當劊子手的也白給他進了貢呀！——「四色禮，交費了五十多。算是罵的贖罪錢！——要不然，哼，小命兒——」

窗外，悄然起來一番暮色。無形的，鉛灰色的網，籠罩了一切，對於老

楊所說的，我都覺得熟悉；然而，再想一想，又很新鮮；終於，我迷惘地把眼光盯住屋角紅蓋上的一把切菜刀。

「老楊，驚人害怕不害怕？」

「驚人跟驚人一樣：第一次，自然要心跳；以後，驚人的人慣了，痛了；已經斃了的人成了骨頭。——「哈！哈！哈！他粗爽地笑了兩聲。……：過一會，他像是忽然想起一件忘却的事，說：——

「這件事，我還沒講完呢。我不是說過，那個倒地的傢伙有個老婆麼？——「咳！我當了這幾年的劊子手，從來沒碰見過這樣的事。——」

「像一個「節婦殉夫」的唱詞麼？」

「哦，並不全像！……：別瞎猜咧！聽我說吧：——「咳，一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人活著太沒意思！——」

「老楊，像你這哇啦哇啦，橫衝直撞的人，學會一套販世的詞調兒麼？」

他好像完全沒聽見我的話，把一臉笑臉斂乾淨，流露出莊重，沉鬱的神情：——

「……：我們剛從汽車上跳下來，就聽見一個婦人的沙啞的哭聲。——當兵的對於女人，還用說麼？——我順着哭聲一看：她正從人堆裏擠出來，手裏拿着一塊手帕子。她細白的臉皮上，有點雀斑，總有這麼三十六七歲兒。

「她披散着頭髮，揉揉哭腫了的眼；幾步跑到男人跟前。一脖子子氣，就在子哪兒，冒不出來，她也不說話；只看見嘴角往上扯，却沒有多大的哭聲。

「她拿眼瞪着丈夫。

「男的是早垂了頭；略微睜開點眼睛，瞧了瞧女人，又合上。

「就這麼過了一會兒。

「土坡高處的人，有的低聲說着話；有的伸長脖子，靜靜地看著。

「兩個弟兄架着那個男的，朝着前面一個小土坑走。——那傢伙的腿，

樓層架上的羊蹄似地，滴拉滴拉地，在地下曳着。

「忽然，那女人，擱也擱不住，瘋狂般，跑到監斬官面前，跪下：

「——老爺！——饒命！……我男人是……哦，……好人，不是……便衣

隊！……死他一個，就死我們三個……哦……哦……死一個……就死三個

！……

「——去！去！……過來幾個狼似的弟兄。

「女人退縮着，兩隻手掌按護住肚皮：——老爺們，饒命……菩薩奶奶

！……哦……我就有這麼一小疙疸肉！……一個，……三顆！……哦，……

……老爺，饒命！……

「砰！……冒白烟！——什麼都完了。……」

「哥兒們，怎麼樣？」他拍拍我的背，長出了一口氣，又立刻接下去：

「晚上，人都散盡了。就在斃那男人的小土坑旁邊，有一棵楊樹，女人在枝

上掛了一條白布帶子，吊死了，……娘兒們的老婆子，是不是？……後來，

聽人們說，才知道她肚子裏已經揣了孩子，——三個多月咧，……「死一

個，死三個！」……「一小疙疸肉！」……當時，連我也沒想到，原來就是

這整回事呀？……」

「嗚，嗚！——一輛汽車從門外駛過去了。寶銀的提燈，拉着長調

，在輪外叫。對面的綉綉莊開着話匣子，悽厲地，顫動地，唱着：「奴本是

屈死的冤魂！——陳——玉梅！————整個屋子，都被黑暗所侵襲，佔領

……老楊扭開電門，就在這電燈突然一亮，黑暗迅速消失的一刹那，我彷彿

看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手掌按着肚皮，一跳，而跳……隨着光亮的突

現，化成影子，化成風，……從門口捲走了。

「咱們這地方，人們死，活，——只要趙大隊長一句話，對不對？……

可是，他就怕日本仔！——前兩天，他兒子混充大尾巴狼，仗着老子的勢力

，在軍路上跟日本憲兵說翻兒咧，哼，挨了一頓好打！打得不是人臉，不是

鬼臉！還帶到憲兵司令部去！他老子說好說歹才保出來，……如今這個世界

呀，哼！——說句俗話：——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紫泥！……」

他說完，就沉默起來。

我拿起帽子。

「走嗎？」

「走咧。——再晚點，怕到南大街口上你們「豐盛隆大爺」找麻煩。」

「哥兒們，別罵人！我早叫人家「刷」咧！」

「明天見，」

「明天一定來呀！——我等你！」……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我在歸途中思索着。

一陣初秋的晚風，從額上吹過去；我打了一個冷戰。

本期撰者

史綱綱先生是中山大學教授，曾有文章在本刊發表過。歐戰發生後，我國應否立即有所表示？究應如何表示？是目前外交上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當然需要慎重而縝密的考慮。史先生的意思不過是代表一種主張，值得大家注意討論。

陳友松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以專家的地位，討論這複雜的僑的教育問題，提出不少具體的意見和主張，很值得當局及留心僑胞教育者的參考。

陳佩蘭女士是閩省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教授，專攻家政學，祖文先生是一位青年文藝作家，常有作品在報章雜誌上發表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中央日報社

總經理 昆明鳳城街一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分售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五分訂閱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報世益

有有
多國
種內
學外
術通
副訊
刊網

宗言消內銷廣
旨論息容行告
純警靈充激效
正關確實增宏

刊復明昆移現——版出津天在原
號七十六街通國明昆——址館

行銀通交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為許特府政民國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電 址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行銀國中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
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
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